

他們都走了

出國問題側寫

■ 林美智

舍妹向我拉稿，說甚麼“如果連我最親近的人都不願幫忙，要我指望誰？”哼！好一箇冠冕堂皇的理由，祇是啊——太不替她老姊著想了！像我這種人，作文分數永遠在及格邊緣打轉的，藏拙還嫌來不及，怎有辦法拔刀相助？但是在那那堂皇的理由之下，我似乎也沒有拒絕的餘地了。勉強答應之後，敝人也祇好開始絞擠我那有限的文學腦汁了，祇是乾涸之泉是怎麼也湧不出瓊漿玉汁的。我這既不“科幻”也不“哲學”更不“物理”的腦子，在時空的園地裡實在難覓安身之處。思前想後，祇好寫篇雜文給她，免得被她說“太不夠「姊妹」了”。

※ ※ ※ 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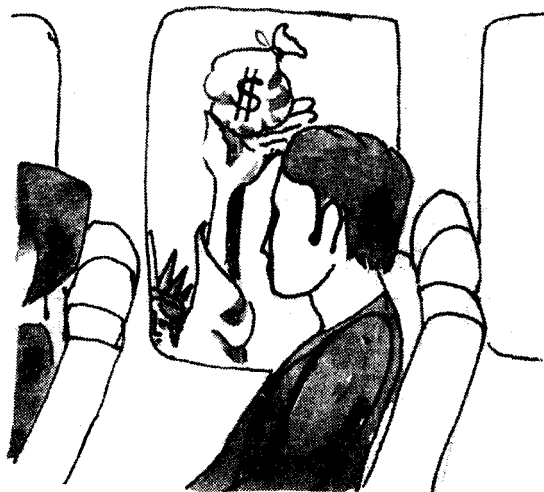
大學畢業，沒有跟著大家一起跑美國，却去倒偏僻的蘭嶼教了一年書，爾後，回到清華讀研究所，又是一付“不知長進”，想在台灣長住久安樣，使得不少人覺得我有點“與眾不同”。也因此常有以好像在對一隻有趣的動物談話一樣，滿懷好奇的問我“你為甚麼會想到要去蘭嶼教書？”或“你為甚麼不想出國？”對於第一箇問題，我可以用好幾張信紙告訴你為甚麼，然而你的結論將祇有一箇：好一箇愛做夢的女孩！不，今天我不想在此做箇說夢痴人，否則有人會看得睡著了。讓我們來看看第二箇問題，關於這箇，我覺得是天底下最沒意義的問題了，試問有那一箇國家的大學畢業生必須忍受這種無理的質問？相信沒有那一箇國家的留學生人口比例有我們這麼高的。其實出國不出國祇是一件事情的兩面，無所謂好壞，人各有志，你看到不同的一面，他就做了不同的選擇，兩種選擇各有其得失，孰對孰錯誰能斷言？（人活於世，貴其存心，心地美善，身處何地又有何妨？）

底下寫的一些人是從我認識的朋友中揪出來，經過一番潤飾而成文的，諸君在看時應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，因為他們實際上就是活在我們周遭的一些大小人物。



A君昨天來，說他要走了，臉上表情帶著幾分尷尬。其實何必呢，出國又不是一件要被非議的事，誰叫我們二三十年來的科技發展，到如今依舊是這麼一棵立不起來的樹呢？要怪的，祇該怪那些在這裡汲取了養分却不回來灌溉的人。A的矛盾我是了解的，大學畢業，不像一般人一樣走上出國之路，他留在國內繼續研究的課程，像他說的“如果大家都出去，誰來讀我們自己的研究，誰來做那在教授與大學部學生之間傳遞薪火的人？”然而兩年的研究所却讓他大大的失望了，第一年，由於主要在修一些必修課，他覺得還蠻好的，反正，讀書嘛，功夫還是要看自己。但是第二年做論文，却讓他感到相當力不從心，本期望從教授那裡學到一點做研究的方法的，但是教授的指導是那麼貧弱，一整年的時間他都在無謂的摸索中渡過，雖然勉強畢了業，他却覺得心虛的很。一向高唱本土主義的，現在叫他再繼續留在國內做博士論文却著實讓他心煩了一陣，他不希望三、四年的時光投擲下去，到頭來却發現毫不值得，那他將如何向自己交待？或許在環境還未能成氣候時，人就不應該太固執吧，他這樣想。A棄走，我無話好說，祇有寄語將來，他可以讓他的學弟妹們不必再做異鄉寂寞的遊子。

※ ※ ※ 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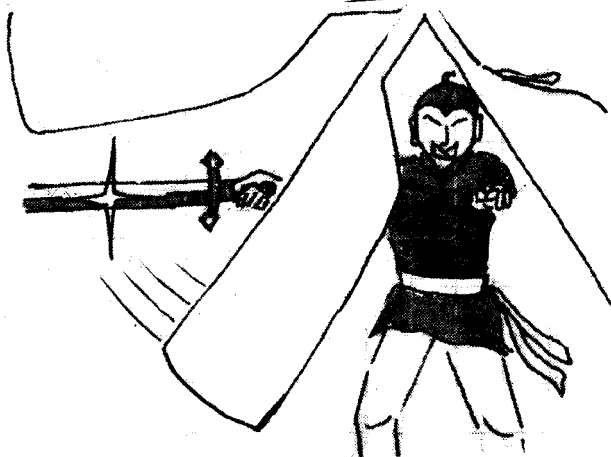
B走了，不帶半點留戀之情，急急的奔赴那夢裡都會出現的陌生之地，其實美國對他來說大概比台灣還不陌生吧。閉著眼睛，他可以清楚的勾繪出美國地理全圖，然而問他雲林在那裡，却搖頭說不知。B是不會回來的，這可以打賭。有些人是在準備出去之前就已下定了決心不回來的，對於這種人，我們祇好承認我們的教育對這些人是完全的失敗了，如果教育不曾建立起一箇人服務鄉梓的心，至少也應該教給他正直、誠實、明辨是非之心。聽多了留學生為取得居留資格而不擇手段的事，不禁讓人懷疑十六年學校教育的功效到底在那裡。

一般人不回來，似乎又都理由堂皇，有的人是為了國內的研究環境差人家一大截，回來等於斷絕自己的研究生涯，如此一來，也就沒有楊振寧、李政道及丁肇中了，而這些人現正“以他們的智慧為全人類服務”，（借一同學的話用一用）他們的貢獻不是比狹隘的民族主義來得有意義的多麼！祇是，有多少人是真的有能力為全人類服務的，多半的人滯留國外，除了為自己的私心服務外，所能服務的大概也祇及於其妻子兒女吧！另外，常聽到的理由還有“台灣的人口密度太高了，走了一些人正可以減少此地的人口壓力，功勞也不小”，但是這話是有毛病的，走的人都是一些受有專門知識訓練的人，而今却在別國的生產及建設行列之中賣命，總不能說這是我們國家設大學教育的目的吧！

B不回來是有點可惜的，他的口才及能力將

可以使他成為一名出色的老師，在現在這種良師難求的時候，我們多少還是有點惋惜的。

※ ※ ※ ※



我發覺現在的人常常講一句話“這是現實問題啊！”或“那也是現實問題啊！”現實問題的考慮成了許多人行事的依據，（也據此在訂定他們生活中追求的目標）然而對我們的C君而言，這話是不成立的，C是我所見的人中最不現實的，跟C聊天，常讓我想起「夢幻騎士」裡的唐吉訶德，手執長矛，悲憤的向橫行世間的罪惡思想及墮落行為挑戰。為了實現心中的理想，C不願做一箇沈默的人，然而在這功利思想盛行的時代，他那濃厚的理想色彩恰成了人們訕笑的對象。在C面前，大家總誇他“你實在很了不起，肯做這樣的犧牲，著實令人佩服的很”，背地裡，人們却常拿C做為談笑的資料，他們紛紛說：“C實在太不切實際了，人活著那有不為自己想想的，不考慮現實問題，難道要拿理想來當飯吃？”其實，C並不是不考慮現實問題，由我跟C的聊天中，我知道C對“現實”二字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，他常說“現實是甚麼？現實就是，人要活下去就得吃飯，但也祇是如此而已！現在的人所考慮的現實問題是這樣的嗎？不是的！他們所謂的現實是「我祇有一棟房子，這不夠，我還得替我的兒子準備一棟，人家張家買了三棟房子呢！」或是「我得再買一輛車子了，否則我太太老把我的車子開走」，諸如此類的，你說這是現實問題嗎？這已超乎現實的需要太多了，這是人類永無法鑿足的「貪婪之心」啊！況且台灣地窄人稠，怎容得下你一家就有三棟房子、兩輛車的？”這

就是C所法意到的現實。

有一天，C跑來找我，用一種滿帶嘲弄的口氣說：“你知道嗎？有人說出國也是現實問題哩！”其實，這那裡值得大驚小怪的，出國本來就是現實問題嘛！我們國家科技落後，所以纔需要把人才送到國外去訓練，好叫國內的科技水準儘速趕上時代。祇是阿，人一到了國外，一考慮起現實問題來，就好像腳上釘了釘子，飛不回來了。畢竟美國地大物博，掘金較易，又有美麗而寬闊的生活空間，空氣新鮮，制度上軌道，那像台灣，到處擁擠不堪，空氣污濁，交通亂度是世界首屈一指的，又有聯考制度將要折磨他們未來的子女的身心健康，想到這麼多現實問題，誰還有興趣回來參加甚麼復國，建國的行列嘛！但是我們的C却有他另一套的現實問題要考慮，他說“我們國家花了那麼錢在教育上，結果大學畢業的科技人才一箇箇往東飛，一去不返，這筆投資算來算去，怎麼也是虧老本啊！他們爲甚麼祇考慮到箇人的現實問題，對於我們國家來說，擺在眼前的現實問題是，我們在跟有錢人家做一筆吃大虧的生意呢！”唉！好一箇唐吉訶德！我看他的長茅再怎麼揮舞，別人也祇把它當做一齣舞台劇來看罷了，現實人生，誰不將自身的考慮放在第一位呢？



D在臨畢業前，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來給我，談到她當時心情上的矛盾及困腦。讀物理本來就不是她的願望，在物理世界打了四年混戰，她感到心身俱疲，很想好好的休息一下，仔細想箇清楚，再跨出下一步。大四這一年幾乎沒讀甚麼物

理，心情上的矛盾是主要原因，一年來唯一的安慰就是那隻柳笛，由原來煩人的單音吹到現在的陽明春曉，她在這方面確實跨了一大步，然而一回到課本，天書般的文句却總叫她頭疼，考試後，慘絕人寰的分數更讓她望物理而怯步，但是父母親不時的詢問：“妳申請學校的事情辦得怎樣了？”殷切的企盼聲中，她怎忍拂逆父母親一片望女成鳳的心？，因此這一年裡，她也跟著別人美新、美加兩頭跑，最後總算給她撈到美國東北部的一間小學校。畢了業，學校也有了著落，午夜夢迴，她們心自問，要這樣盲目的走下去呢？還是休息一年，好好的給自己的人生定箇方向？我回了一封長達五頁的信，之後沒再收到她的回音。後來聽說她一畢業就出去了，物理讀不下去，轉唸電腦去了。最近更聽說她結了婚，準備在美國長期居留下去了，像D這樣的情形，我不知道該說甚麼好，似乎現在的大學生不少人跟她走著同樣的路：高中畢業，糊里糊塗的進了某系，畢業後，在父母的期望中，潮流的沖擊下，飛到太平洋彼岸，爾後結婚、生子，台灣成了一箇很遙遠的名詞。這就是我們今日的教育目標？一我懷疑。

離開你愛人的第五十一個辦法

物四某君的女友打電話給某君說道：

「親愛的，今天晚上我們去看電影。」

「啊！不行啦！今晚約好要跟Sommerfeld見面。」

「那明天晚上好了！」

「可是我明天也跟Feynman約好了。」

「真麻煩，後天晚上你總該有空了吧！」

「實在不巧，後天我要參加一個Quantum Mechanics的會議。」

「你可得搞清楚！是你迫我還是我迫你啊！再也不要理你了。」

「奇怪！昨天Landau也是這樣跟我說的。」

——炯炯